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巧報應

萬惡淫為首，百行孝在先，貪淫不孝罪無邊。不怕你用盡機關，到那時報應難道。合州陳維明，出世貧苦，幫人傭工，積錢二百餘串，佃業耕種。自恃己能，平常鄙屑父母，刻其飲食，有好酒菜夫妻自食，即父母過去過來，亦不喊吃。總說父母無能，未與兒孫買得畝田塊土。父母說句好話，他都要吵。父母無奈，相繼憂死。娶妻管氏，子嗣乾貴。夫妻求神作願，至四旬方生一子，取名國昌，自小聰秀，夫妻愛如珍寶，要啥辦啥，無不順從；口罵人，並不教訓。誰知嬌養成性，說話輪睛鼓眼，開腔舞掌弄拳，爹媽當作路人看，做起樣兒難看。父母心中喜幸，說是有志奇男，口說乖乖要耐煩，深恐把他觸犯。行動不服人管，一天氣衝衝的，在父母面前行兇霸道。

維明見兒子忤逆，心想：「書能化愚，何不送他讀書，自然曉得盡道。」不遠有一蒙館，即送去上學。那知他書又懶讀，專與人打架角孽。先生罵他，他就鬥吵；先生打他，梭出就跑。管氏反拿酒菜與先生講好話，叫莫打罵，他是一子之家，讀不得書莫啥來頭。因此讀了多年，「四書」尚未讀完，驕傲滿假，樣樣學全。但見他衣服長拖拖，毛辮添齊足，眼帶金夫鏡，手提四喜雀，不在館中把牌打，便去場上把煙搓。若輸了錢，管氏反偷些谷米與他填還，於是膽子越搞越大。先前小賭，後來大輸，莫得錢還，便把約書。維明聞知四處一清，輸得有五六十串錢，氣得捶胸蹬足，又兼家不順遂，橫事盜賊，總不離門，看看家中緊促，只得移寬就窄，將押租替子還賬，剩錢四十餘串，教子在家學做活路。國昌不瞅不睬，仍然閒耍。維明勸曰：「兒呀，士農工商，各執一業，你不會讀書，不做莊稼，後來如何下台？」國昌曰：「惟有你背時人，說些背時話。世間背時事，無過穡與稼。背肩都磨爛，幾個興了家？要我同你背，莫得那傻瓜！」維明曰：「朝廷無空地，世上莫閒人。不做莊稼，你只會啥？」國昌曰：「為人學個輕巧藝，自然掙錢不費力。一天三頓吃他人，興家立業甚容易。」維明曰：「依你又要學個啥手藝咧？」國昌曰：「世間手藝好，無過於裁縫。夏天坐高廈，冬天烤薰籠。做來不費力，銀錢來得鬆。」維明應允，有一老表是個裁縫，即送去與他拜門。國昌聰明，倒還易會，學滿三年，針黹裁剪，件件皆精，把師出了，各處來請。國昌見錢來得便易，於是肘起大架子，縫些好衫子，走路甩袖子，說話斬言子，銀錢當草子，儼然是個富家子，不管父母過日子，要錢還要挨頭子。

一日，家中無糧，管氏饑餓不過，叫夫去收工錢。維明跌跌戰戰走去，把子喊出，曰：「這幾天無糧，餓得頭昏眼花，何不收些錢，與為父度日？」國昌曰：「你那們行市，那樣能幹，怎麼問我要錢？」維明曰：「『養兒防老，積穀防饑』。我養你小，你盤我老，為何不問你要？」國昌罵曰：「放你的狗屁！你上年掙的錢拿與父母麼？我是有榜樣的，不要在此多嘴，令人起氣！」維明憂得大哭，喊天叫地。他主人見了大怒，走來說曰：「那有這樣忤逆之子！父親收錢，胡言亂罵，莫帶壞風俗！我的衣服不要你縫！」國昌見主人不依，只得叫父回去，今夜拿錢回來。至夜把賬算了，有三串多錢，進合州，每日吃酒吃肉，玩蘇玩款，耍得心中快活。他有老表管大興，在城買煙，見了問曰：「聞你家中此時斷糧，有錢就該拿回侍奉父母，為甚在此玩耍，把錢妄用？」國昌曰：「快莫提那背時老漢！好吃懶做，全不識好，要餓下子他才曉得！」管大興曰：「豈不聞『父母恩德大，猶如地與天，頭髮容易數，親恩報不完』？你若不孝，獨不怕天譴乎？如今報應甚速，那時遭報，悔之已晚！不若依我相勸，早些回去罷了。」國昌聽得也不做聲，大興再三勸化，亦不回家。

他父那日回去，眼巴巴望子送錢，兩天都無影響，餓得莫法，賣些家具度日。聞子進了州城，跌跌顛顛攜杖趕去，尋著國昌，喊曰：「兒呀！虧你忍心在此，那知為父受的苦楚？快快隨我回去，免得你媽掛念。」國昌曰：「惟有你這背時老漢！我走我的，你來做啥？好不憂人！」維明哭曰：「可憐為父千辛萬苦盤你成人，如今掙得銀錢，棄親不顧，怕不怕雷打！」國昌曰：「若論雷打，先要從你打起，那有許多豬尿，還不與我快滾！」維明上前去拉，國昌揚拳欲打，正逢管大興走來，喝曰：「你在做啥？怕莫王法了！快些回去！」國昌曰：「老表莫管閒事，我見不得這個背時老漢，懶得回去！」大興曰：「你如此忤逆，我是母黨，就不依你！拉你見官，要你不得下台！」國昌只得收拾回去，大興送出城外，囑曰：「你掙的錢要拿回去盤父母，不然我日後聞知，定要稟你！」國昌害怕，只得一月拿些回家。過了年餘，其父勞碌太過，身瘦體弱，心緊氣，不能做活。國昌見他常來收錢，心中厭恨，總想遠逃，自掙乾坤。

一日，回家無茶，便罵曰：「你們懶得太稀奇了！茶都不燒，成何事體？」父曰：「兒呀，可憐為父煎湯熬粥，尚不能飽，那有錢買茶葉？」國昌曰：「我拿若干錢回來，那裡去了？」父曰：「一月四五百錢，二人如何夠用？」國昌曰：「你只好吃懶做，全要我盤，吃了怕（不）怕扇痢？」父曰：「只圖你罵得出口，怕（不）怕老表首你？」國昌忿氣出門，收了工錢，撈起剪尺，從江北順河而下。來到夔府，住在高升店，南腔北調，充起殼子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店主娘喊他改些舊衣，見針黹還好，便縫新衣。國昌想掙聲名，努力用心，仔細縫好。店主見他裁剪俱高，說些薦言，便有人請不題。

再說維明兒子不歸，逢人便問，都言不知下落。看看押租吃盡，家具賣完，萬般無奈，夫妻只得求食。想起從前帶兒何等辛苦，飲食相讓何等愛惜，「如今長大成人，反眼無情，使我老來討口，好不痛恨。」又想他從前不孝，剝薄父母飲食，「我兒出來更加忤逆，把親拋棄！」正是：

報應好似簷前水，點點滴滴毫不差。
一報還報都是小，還要從中把利加。
思前想後，不禁傷心痛哭道：
我的命運真孤苦，一世奔波受勞碌。
少年貧賤無衣褲。賣力傭工把口譎。
幫人直到三十五，看看積錢二百餘。
方才與人佃田土，慢慢安家接妻孥。
只因根本有錯誤，自逞能幹蓋通都。
一見雙親就厭惡，總說無能似朽木。
飲食全不把親顧，幾回憂得悄悄哭。
餓寒已甚入肺腑，一朝得病就嗚呼。
待等我兒出娘肚，愛惜猶如掌上珠。
要啥辦啥慰勸撫，刻刻攜帶未虞疏。
越大越不孝父母，親當路人都不如。
說話輪睛把眼鼓，一天到黑氣嘔嘔。
掙得有錢不當數，拿也者與之乎。
不管雙親受饑苦，並無半文拿進屋。
後來拿點不多數，煎湯熬粥尚不敷。
這些都還容得去，為甚逃得形影無？
此時能吃不能做，年老力衰氣緊促。
家具賣盡無生路，只得出外去收租。

仔細想來為何故？忤逆還生忤逆徒！

這是我，

前頭烏龜扒開路，後面烏龜撿現途。

說我不孝還巴譜，他比我更做得出！

自己作孽自受苦，悔爛心肝難結局。

但願早早歸冥府，免得在世受凌辱。

維明夫婦從此討口度日。方境之人，說他不孝父母，驕慣兒子，該當受苦，不肯打發；兼之受不得濕，討了半年，便成腫病，相繼餓死。

再說陳國昌在夔府手藝在行，主顧甚多。他見錢來得鬆活，於是制些衣服，週身盡是絲綿，儼然富家子弟。此是水碼頭，風俗奢華，極講穿戴，越玩得好越有人崇。時大寧縣官姓巫，係軍功出身，貪財虐民，不講家規。因有公事來至夔府，請國昌縫衣，事畢，即帶國昌回縣去縫。這太太娘家姓陳，氣性潑烈，巫官甚懼。只生一女，取名愛蓮，性亦乖張，娘母之衣，要親自吩咐，故叫在內堂裡縫。多會幾回，便與談閒。國昌聞太太姓陳，便喊姑娘，走到面前說道：「姪兒缺禮，未曾早來問候，望姑娘恕罪。」乃雙膝跪下，拜了四拜，又與愛蓮見禮。陳氏便喊姪兒，時常出來，談敘家事。久更親熱，拿東遞西，愛蓮即或隻身送出，國昌常以邪詞動之。愛蓮此時已十七歲，雖有夫家，尚未過門，因見國昌少年風流，久有俯就之心，遂成苟合，情密見深，暗地商量逃走。先將衣服、首飾私蓄，銀子又偷幾百，共有千餘兩，命國昌次第拿出。是夜扮作男子，從馬號逃出，一乘轎子坐到夔府，佃房居住，假說大寧娶的，請個老媽，每日玩蘇玩款，好不快樂。

卻說巫官走了女兒，恐失官體，不敢聲張，後夫家來接，巫官以丫鬟假冒嫁去。這丫鬟誠樸，極有孝心，因父家貧，欠下官糧，被逼在縣，甘願賣身救父；今冒名嫁去，其夫亦係官家，後竟做了夫人。

這愛蓮無恥敗節，遂將現成夫人送與他人去了。跟著國昌不上三年，銀已用完，國昌依舊縫衣。幸先前衣服、首飾尚多，每日當些以供口食。誰知愛蓮貪淫無厭，國昌以有限之身，難填無底之壑，得下癆病，咳嗽吐痰，神昏氣喘，不能力縫。愛蓮見不如意，換了面皮，一天發潑使性，打東西，一見國昌就如眼中的釘，亂亂罵，一言不合，提拳便打。國昌有病，怎奈何得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想從前恩愛，而今變作冤家；向日天堂，而今竟成地獄矣。

城中有一秀才，名梁惠風，平日不孝父母，專工刀筆；又愛唆訟箍桶，打條想方；兼之貪色愛嫖，見得愛蓮打扮妖嬈，有心去嫖，借縫衣到家，常來走動，乘機調戲。愛蓮見他貌醜，心中不悅，便將惠風大罵一場。惠風忿怒，總想窺伺其隙，挾製成奸。時泉源堂有個先生，名馮仁義，乃灌縣人，父母在開藥鋪，見他小時聰明，疑有出息，送他讀書，他就貪頑學假，糊作亂為。其父見不成材，遂帶在鋪內學習買賣，他又懶惰，時常盜錢出外嫖賭。其父查知，將他責打，他便將父母壽衣盜出，又偷兩錠銀子，逃至夔府混鬧。把銀用盡，即打爛仗，有相識者薦他在泉源堂幫工，常至陳家收討藥賬。愛蓮見他年輕貌美，舉動風流，身都酥了，遂用言語打動，暗地竟成苟合。二人情同膠漆，商量逃走，馮以無盤費推之，乃曰：「逃走恐有敗露，你夫病重，不如候他死了，就此居住，豈不兩便？」愛蓮喜允。

一日，國昌到城外縫衣，原說不回，至夜愛蓮留仁義同宿，辦酒消夜。天氣還熱，馮將帽取放抽屜，把買來的雞腿就在抽屜上切爛，交杯暢飲。忽聽國昌喊門，馮大驚，上樓躲避。愛蓮開門曰：「你為何又回來了？」國昌曰：「我病甚重，回家吃藥。你與何人吃酒？」愛蓮曰：「我一人吃酒。」國昌曰：「怎麼又兩個杯子？」愛蓮曰：「因你在家，平常把手拿慣，難道還有弄事嗎？你這背時鬼！死又不死，把老娘害得難上難下，還要來管老娘？怕你起早了！」國昌無言，把藥吃了便睡。馮仁義見帽子未藏，恐怕國昌看見，遂打手勢，教愛蓮藏著。愛蓮不懂，馮把帽子一指，頭一摸，又指床上。愛蓮拿起帽邊菜刀，向國昌頸上用力切鋸，鮮血上冒。馮駭跌樓下，曰：「我喊你藏帽，你如何亂整？」愛蓮曰：「我怕你喊我殺他咧，這又如何下台？」馮拿帽就跑，愛蓮一手未曾拉著，即趕出外，已走遠了。愛蓮大駭，心想：「這賊走了，如何了結？殺死丈夫要受副罪，我好苦的命呀！盡遇此無義之徒。陳某雖是苟合，誰個不說是我丈夫？不如尋個自盡，免受凌遲之苦。」此時情急，想得無路，將就菜刀自刎，隨坐椅上憑著而死。

卻說梁惠風那夜在龜窩吃醉回家，路遇一人，曰：「不知何人在那人家中飲酒，你快去捉！」惠風走去，見門未關，進看無人，走到房中，燈光半明半暗，見愛蓮憑在椅上，大喜曰：「我的親親呀！」雙手抱住親嘴，頭倒懷中，鮮血淌流，駭個坐門，屍撲身上，半晌方才起來，出外便跑。正遇更夫在門，問曰：「梁老爺在他家做啥？為何滿身是血？」惠風曰：「你莫管我！」慌忙走了。更夫心疑，便喊國昌，幾聲不應，即喊隔壁一同去看，見殺死兩人，遂投鳴約保，告知其情。眾人來看是實，即派多人去捉惠風。惠風恃是紳衿，心想出來辦脫，眾人不由分說，拉去交官，遞張稟帖。

次日，官來勘驗，男是切頭斃命，女是則頸亡身，叫更夫、近鄰、保甲問了口供。回衙叫梁惠風問曰：「膽大狂生！為甚殺死兩條人命？今見本縣，還不從實招來！」惠風叩頭訴道：

老父台高坐法堂上，聽生員從頭訴端詳。

因昨夜出外去收賬，踩虛腳樸地闖鼻樑。

鼻子血湧出如水放，止不住打污我衣裳。

因更夫做事太混賬，生不依打他把臉傷。

他因此懷恨在心上，見生衣有血便想方。

逢陳家有人把禍釀，將夫妻殺死在小房。

恨更夫移禍生頭上，害生員有口難分張。

「更夫見你從他家出來，不是你殺是誰？」

與更夫相逢在小巷，並非是遇著在下場。

以此看便知是誣枉，定是他暗地把人傷。

他因此才得知情況，把更夫追問自知詳。

「現有近鄰作證，還要強辯？打！打！打！」

呀，老父台呀！

我與他未曾通來往，並無有深仇不可忘。

為甚麼將他二命喪？望父台仔細把情詳。

「定是狂生逼姦殺斃，丈夫來捉，又把夫殺。」

呀，老父台呀！

讀書人原望登金榜，焉能夠犯淫走邪鄉？

況菜刀還在婦手上，夫捉奸為甚睡在床？

「狂生好張烈嘴，左右與爺掌手八十！」

這真是冤枉從天降，打戒方痛得欲斷腸。

老父台息怒聽生講，將實情說出免禍殃。

因縫衣曾到陳家望，生不該見色想偷香。

那婦人全然不認相，一見我開口便哄娘。
昨夜晚有人對我講，說他家有人飲酒漿。
我心想去把奸捉上，他自然與我效鴛鴦。
見門開便往內室闖，看無人燈又不甚光。
那婦人斜坐椅子上，去撲抱才知是傷亡。
跌地下屍撲我身上，忙扒起出外想逃亡。
遇更夫見了興波浪，才將我誣合在公堂。

「狂生實在烈嘴，左右與爺夾起！」催了三次，死而復甦，泣曰：

這一陣夾得渾身脹，險些兒一命見閻王。
不招供難以受刑杖，若招了又怕要填塲。
莫奈何招供寫認狀，也免得此刻苦難當。
因逼奸不從切頸項，正行兇丈夫又進房。
我無奈又把他殺喪，將屍首安放在牙床。
這便是實言無虛誑，望父台筆下施恩光。

招畢丟卡。因他是個訟棍，卡犯研賀，不曾吃苦。他父母、妻子知招了案，放聲大哭，無法可救，只得天天到城隍廟對神哭訴，總求護佑明冤。

已有半月，縣官朔日進香，回衙夢到城隍廟中，見一白髮老翁，拿本《孟子》在看，見「梁惠」二字用墨圈著，「仁義」二字是紅寫的，「仁」字上少一筆，「義」缺上兩點，處處皆是如此。官問老翁：「墨圈紅寫，缺了幾筆，是何緣故？」老翁曰：「你不知嗎？只因馮仁義去了頭首，致使梁惠風身受囹圄。」縣官忽醒，心想：「此夢莫非梁惠風遭了冤枉，這人是馮仁義殺的？」天明告知師爺，師爺曰：「解得不錯，定是他殺。」官命內差暗地查問，果有馮仁義，買藥未歸。官想命差去拿，猶恐逃走，思得一計，因卡中死了一犯，教惠風脫衣穿在犯身，把惠風密藏衙中，揚言已死，教梁家領屍安埋，假誦經典，掩人耳目。

再說馮仁義自那夜跑出，聞婦人自刎，惠風遭冤，心中稍安，又恐迫問出來，將就買藥，出外躲避。後聞惠風已死，慢慢回鋪，兩日就被差人拿去。官坐堂問曰：「你為甚將陳國昌夫婦殺死？今見本縣，還不招嗎？」仁義曰：「小人出門已久，並不知情。」官曰：「膽大狗奴！不打你是不招的，左右與我掌嘴一百！」仁義口口稱冤。官命用夾棍夾起，仁義大駭，喊曰：「大老爺施恩！小人願招！」

大老爺在上容告訴，聽小人從頭說明目。
民原在灌縣城外住，出世來做事甚糊塗。
二爹媽常將民教諭，就盜親銀子與衣服。
逃出外來到夔州府，泉源堂幫工把口謊。
因收賬常到陳家去，他妻子打扮甚姑蘇。
一見我即來把話敘，就約我夜間去同鋪。
說他是大寧縣官女，被國昌奸污暗拐出。
他情願與我為夫婦，與國昌從此便反目。
有一夜酒飲三更鼓，他丈夫回家把門呼。
我慌忙上樓去躲住，陳國昌進房便上鋪。
我帽在桌上忘記取，恐國昌看見難結局。
手指帽教婦快藏住，他不懂摸頭又指夫。
他就把帽邊來刀取，轉身去便切夫頭顱。
駭得我魂魄齊飛去，跌下樓拿帽就跑出。
諒必他駭得心無主，自刎死免得受誅戮。
我躲避惠風遭冤苦，聞死了我方轉回屋。
誰知道被差來拿住，在公堂打得痛入腑。
無奈了才把實言吐，須念我此事非民辜。

招畢丟卡，釋放梁惠風，詳文上司，回文將馮仁義抵償。惠風回去剃頭冒風，又因親朋宴賀，吃了雄雞，寒火結胸，撥解不開，數日即死。